

编者按

岳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家卫国，岳阳人民和驻军同仇敌忾，团结一心，与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战。在保卫西南大后方，支援盟军太平洋战场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抗战史上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今天，是第七个国家公祭日，本报特刊发专版，不忘历史，珍惜和平。

# 军民同心的烽火岁月

——岳阳民众抗日实录

□秦小燕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为进攻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把湘北作为轰炸的重点区域之一，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岳阳各县于11月相继沦陷，日军侵占蹂躏岳阳达7年之久，制造了一系列惨案。

面对日军的滔天罪行，岳阳民众义愤填膺，奋起抵抗。境内有6万余人参军上前线，20万人参加战时服务组织，无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以各种方式抗敌、杀敌，为协助中国守军抗击日军作出了有力贡献。

## 自发组织抗日游击武装

岳阳沦陷后，各阶层岳阳儿女自发组织起来，成立游击队、自卫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军。1938年秋，日军窜据岳阳乌江小桥坳。农民易季秋、陈贝川等组织起一支抗日自卫队，打击日军的抢掠掠夺活动。同年12月，在中共岳阳县委的策划下，原国民党连长胡春台在岳阳县东南乡组织成立共40余人的岳阳第一游击大队，胡春台任大队长，王国雄(共产党员)任指导员，在东南乡开展抗日游击活动，与日军作战30余次，缴获步枪30余支，扩大了队伍。

平江第四次沦陷期间，日军进犯清水平坑。当时，洪家墩、甲山、南尧等地群众几千人逃难到这里，群众自发地组织成立了百余人的人民抗日自卫队，推选张骞为队长。一天，日军100多人向熊家洞进发，自卫队得知情报后埋伏在山上。当日军行进至两山之间的凹道上时，十多名自卫队员挡住了去路，摆开了“口袋战”。当场毙敌数十人。在3个月内，自卫队与日军作战5次，共歼敌100多人。

华容县鲇鱼须一带群众自发组织了一支百多人的抗日武装——神兵队，同日军进行了英勇斗争。1944年10月的一天，神兵队侦知日军要来鲇鱼须“扫荡”，便隐蔽在日军必经大道的一个土圈子里。

上午8时许，50多名日军来到土围子前，“神兵”冲上去，勇不可挡地朝日军砍去，短兵相接，日军的枪支无法使用，拼杀约半小时，杀死日军30余人，缴枪30余支。当地群众欢天喜地，送酒送菜，表示慰劳。不料，约3小时后，日军组织200多人前来偷袭神兵队，在距“神兵”200多米处，组织强大火力，发起攻击。“神兵”仓促应战，虽浴血奋战两个多小时，终因寡不敌众，10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

## 寻机抗敌杀敌

岳阳民众同日军英勇搏斗的动人事迹，比比皆是。1939年9月23日，湘阴营田武穆乡(今属屈原管理区)农民易玉涛见妻子被日军惨杀，愤怒至极，他手持屠刀，躲在门后，接连砍死3名日军，自己亦殉命。当年12月14日，戏剧家田汉到营田战地采访，知悉此事，遂捐资将易玉涛夫妇合葬，题立“易玉涛勇士夫妇之墓”碑，并赋诗曰：“人人易玉涛，中国永不亡”。湘阴青山农民

易志明被日军抓去当苦力，他趁给日本军官打水洗澡之机，提一桶开水往其头上泼去，自己乘机逃跑。第三次湘北会战中，岳阳长湖3位农民配合追击日军的国民党军一个营，夜袭宿住魏氏祠堂的300多名日军，他们爬上日军住房顶，揭瓦扔下手榴弹，炸死敌人过半，外逃余敌全被守军歼灭。平江县浯口镇江裕民等几位农民多次寻机杀敌，有一次伏守公路两侧，活捉日军2人；另一次用炸药炸坏敌人汽车1部，缴获一批军用物资。

有的民众被迫为日军带路，他们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将日军引进中国军队的伏击圈。1939年10月4日，日军一部退到平江木贞乡境内，强拉农民方晴春带路，欲走小道北撤。方故意将日军引向一山形奇险之地，使日军“丧气折回”而耽误了北撤时间。6日，该敌被国民党追击部队截击。1941年秋，岳阳县协成乡14岁的学生金继贤，被日军掳去带路，他趁机将日军引入中国守军的埋伏圈，守军毙敌80余人。金继贤壮烈牺牲。

## 配合守军修筑工事

湘北会战期间，岳阳民众协助中国守军积极破路断桥，修筑作战工事，以阻击日军进攻长沙。中国守军凭借这些工事，击退了敌人的数次攻击。

1941年12月，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黄沙街民众把烟家塘前的一座拱桥拆毁，使日军的汽车翻车。金沙乡农民罗黄才带几个农民黑夜将日军在米家庄与齐家门搭的便桥破坏，日军通过时，又有4辆战车翻毁，死伤5人。湘阴县群众自发在汨罗江沿岸破路设障，以阻滞日军前行。如将人行道均削窄为一市尺宽，在大路上挖陷阱；在交通要道两旁的水田里灌满水成“沼泽”。据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汨水左岸会战》记载，“先遣的步兵第八联队森田春次大佐于夜20时出发，以第二大队队长儿玉勇少佐为前卫，在雨夜黑暗中，走进6公里大部损坏的田间小道，经历了7小时的艰难行军，到达新市。”“暗夜中，路旁两侧的水田泛滥，变成潮湿地带，又无迂回道路可寻，全体部队在已破坏后仅存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加以重庆军的抵抗，成为此次战斗中中最艰苦的一次行军。”

## 帮助运送作战物资

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冒着生命危险，积极为前方抗日部队运送军用物资，补给武器弹药。1939年冬，岳阳县永美乡兰碧光、廖竹林、袁清辉、李仁义、彭德明、罗义士等几位农民，主动充当向导，为守军运送弹药，在战场上中弹身亡。第二次湘北会战期间，湘阴、汨罗群众挑着重担，推着土车，头上插着伪装的树叶，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把前方守土官兵急需的弹药、军粮送到前线。据统计，在湘北会战期间，为抢运军粮弹药，湘阴全县投入劳动力达10万人次以上，“大有”号、“普济”号小火轮和大批民船，也无偿地为抢运军粮弹药服务。

此外，各阶层爱国民众为支援抗日战争有的积极奔走，为抗日救亡大造舆论；有的解囊相助，积极提供经济和物资上的支持，慰劳抗日将士；有的在文化教育上给予有力支持。正是这种军民齐心协力的抗战精神，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才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 从来有胆是书生

——记民间抗日英烈任霁初

□彭新华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个在西北行走的江南人，唱一首江南的歌谣，民生的艰难与民族的危难，让他挺身而出，在西北与江南的大地写下了一个大大的“人”字。1946年7月7日，当时新闻局编撰的《抗战史绩专册》正式出版，表彰了民间义士34人，他们是抗战为国死难的民众代表，岳阳县人任霁初位列其中。

当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总有那么一群人，会勇敢地站出来，他们挑起为民族命运做不屈抗争的重担，并毫不吝嗇地泼洒自己的鲜血。也许从军事意义上讲他们的“战果”不值一提，然而他们的勇气与呐喊却能如惊雷般唤醒这个国家的勇气与血性。

任霁初(1869年——1941年)出生于晚清同治八年，当时的任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任霁初的祖父任迪音，同进士出身，嘉庆年间担任过礼部侍郎，从二品。父亲任金振，同治年间担任过湖北崇阳县巡按，以维护地方治安为主，但在很多情况下也担负了管辖地区的一些民政事务。虽然巡按位卑，但是在清朝地方行政体系中尤其是州、县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任金振的工作责任心很强，缉捕私盐，抓捕盗贼，经常穿梭于崇山峻岭间，不怕事，不怕死。任霁初从小就在父亲身边长大，耳濡目染，感受到了父亲身上难能可贵的品性。任霁初从小天资聪颖，在父亲督促下苦读，博览群书，经史文集、诸子百家，多有钻研。1889年17岁的任霁初考取秀才，后参加乡试，未能中举，恰逢清朝末年一次的拔贡生考试中，任霁初因成绩优异，授予其拔贡生身份。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25岁的任霁初在礼部见习三年期满，被授予甘肃文县县令。

文县为民族杂居地区，山高林密，自然条件严酷，任霁初莅任，正值大灾之年，百姓流离失所，城乡景象残破，满目凋敝。任霁初从改革弊政入手，提倡节俭之风，招人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由县衙分给耕牛籽种。同时，设粥厂十余处，散棉被数百套，活民无数，流民饥民感恩戴德。他动员群众在城乡栽植桑树两万株，购散棉籽数千斤，教民种棉织纺，温饱共济，散发书籍于民间，广开教化。

宣统元年(1909年)，任霁初调任天水县令。天水自然条件比文县好，可情况比文县复杂得多。革除蔽政，释解民困，排除扰民之风，成为当务之急。当时在民间拉马匹支官差成为差役们勒索百姓的机会。任霁初莅任后，用公款买马五十匹，发放草料费交给郊区居民喂养，平时由养马者使用，有官差时由官家使用，仍发给草料费，差役们生财之道中断，扰民之风即止。

任霁初生平最恨狐假虎威之人，对于倚势逞恶，鱼肉百姓的事严惩不贷。他不依附权势，也不畏惧权势。在天水任上，一驻藏大员路过天水，任霁初依礼尽心接待，可随从仆从竟勒索钱财，任霁初闻讯，拍案而起，也不管他身后是谁，拉来就是一顿板子。他关心文教，拿出自己的俸银主持续修县志。兢兢业业，做了很多百姓称道的事。

“鸛鸟恋旧林，池鱼归故渊。”1929年，任霁初千里单骑，一身轻松回到故乡。

在这样一块钟灵毓秀之地，“复得返自然”的任霁初心旷神怡，才思泉涌。任霁初是循吏，更是文章大家，他一生著述丰博，尤以晚年为多，著述涉猎广泛，内容丰富多样。有鼓励年轻人努力学习，改进教学方法的，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表现内心激愤的，如《愤诗四首》等；有同情农民疾苦，反映战乱中人民悲惨生活的，如《劝农歌》《固本义》等；有憎恶官场生活，反映政治腐败，清官难做，渴望归田的，如《述怀五首》等；有解说儒家经典的，如《春秋论》等。

辞官归里的任霁初不仅是“放下”，而且是真放下，他舍弃的是官场上的案牍劳形和身心疲累，得到的是真正的解脱。“园带清流饥亦乐，松笼荒径暑何寒。颇闻江甸风涛恶，不碍柴桑诗酒欢。”(《书陶渊明传后》)带着龙归大海鸟入林的一身轻松。从“笔下有



图为《中国史绩专册》封面。资料图片

风云，眼中无富贵”的少年壮怀，到“敢空拳招虎虎，从来有胆是书生”的青年豪气，从“从民，则拂上；从上，则拂民”的矛盾纠结，到“园带清流饥亦乐，松笼荒径暑何寒”的安怡恬适，任霁初的路，几乎就是深受儒学和道教熏陶的中国古代士大夫一条共同的路，所不同的是任霁初能入得深刻，退得彻底，在其位谋其政，宵衣旰食，殚精竭虑；请辞归田，寄情山林，埋头著书立说，绝无半点藕断丝连，这种文人襟度，却并不多见。

他爱自己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同情人民疾苦，憎恶官场恶习。在热爱的祖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

观赏故乡风物时才发现，故乡没有了当年的美好。1939年至1944年，日军4次进攻长沙，新墙河都是其湘北盘踞地向南推进必须突破的第一道防线。岳阳人的血性，似乎天然地与这条河联系在一起。8月的新墙河，水面并不宽阔。就地形而言，河北岸是丘陵、低冈，河南岸，有一段平整的河滩。

因港口村地处山区与平原的交界处，“港口，港口，对外喇叭口，对内烟窗口，兵家必争是虎口。”村庄偏僻处，一条长约一公里的陡峭山路直通山顶。山坡上尽是碎石，两边有高出人腰的灌木丛。当年的树木比现在茂盛高大得多，最粗壮的树两个人合抱不过来，村民们接济抗日官兵，毁家纾难，吃了不少苦头。

彼时的任霁初顾不上收割自家的稻子，他带着儿子、孙子一起上阵，又鼓动了村里上百年轻劳力，忙着为军队端茶送水、修挖工事、筹集粮物。

任霁初感慨地说：“我们只有迫击炮，能打多远？日军有大炮还有飞机，你说这阵地守得苦不苦？”

男人将农田灌水后开挖成很窄的泥泞小路，以阻止日军的骑兵部队顺利通行。

在后勤补给上，当时国军每个士兵粗布衣服两套，草鞋两双。每日吃两顿饭，其中一顿是稀饭。

粮食远远不够，老百姓就把家里的粮食都拿出来，拌上白菜叶子熬粥给将士们吃，没有食盐，从牙缝里抠点出来……

而在港口村，所有做这些的带头人，是这个叫任霁初的老人。

任霁初圆头圆脸，笑容憨厚，是个很慈祥和蔼的老人。

村里的人逃的逃，死的死，已经没有人了。日本兵在这里烧杀掠夺七天七夜。

任霁初的孙子任稼安从外地逃难回来，来到这山坡上，先是找到祖父的一双鞋，一件旧布袍子，一双白袜子。

经由这双“白袜子”，年届70的任霁初的尸首得以在山坡上寻见。他特别洁身自好，整个村只有他穿那种长筒白袜子。

包括任霁初在内，至少有15个乡民死在这里。这还只是发现的，据说死的人超过了40个。除了牺牲的乡民，港口村上座庙明清老屋亦被日军的大火烧毁。

任霁初不是没有保命的机会。当时强敌压境，中国守军一位姓许的团长在新墙河堤上来回呼叫，提醒老百姓回避日寇。家人们曾多次劝说老人“先出去躲一阵”，被老人拒绝。

他说，有国才有家，国都没有了逃个啥子命？他坚决留下来，誓与敌人抗争到底。显然，有另一种记忆，属于某些个体。它区别于宏大的集体记忆，细微、琐碎，却有火石般的光芒，足以让人铭记一生。



在新墙河沿岸的中国军队的战前动员。资料图片



图片来源于网络。